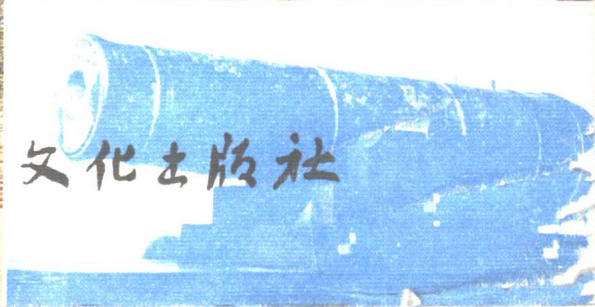


羊城书系

抵抗與吸收

——广州近代开放史话

刘圣宜 燕军著



廣州文化出版社

刘圣宜 王燕军著

抵抗与吸收

房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卢博仪

封面设计 林 汤

抵 抗 与 吸 收

——广州近代开放史话

刘圣宜 王燕军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5印张 2插页 13.6万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册

ISBN7-5431-0202-1

K·11 定价:2.80元

《羊城书系》编辑委员会

顾问：秦牧

主编：杨钦泉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昭儒 祁炳坤 李树政 杨钦泉

袁钟仁 徐续 黄文宽 赖才清

F004/10

笔墨纵横写广州

——广州文化出版社《羊城书系》总序

我国的出版社，近十多年来增加了许多，形势发展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固然不应该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几千家出版社同时并存，互相角逐，进行大鱼吃小鱼式的竞争。但是，国营出版社适当增加一些，分工细致一些，却是有利于出版事业的纵深发展和繁荣昌盛的。许许多多的省市出版社采取“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就不但全国各地共同需要的书籍可以出版得多些，分外具有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为某部分读者所特别需求的书籍，也可以出版得更加丰富和较有系统了。

这套《羊城书系》，是1987年成立的广州文化出版社，在建社伊始，就订下来的一项庞大计划。没有这家新出版社的成立，也就不会有这么一套丛书。《羊城书系》是知识性、资料性、通俗性的系列书。它将比较

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广州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以历史为经，以现状为纬，经纬交织，构成一幅描绘广州的诸般风貌的彩色长卷。它的内容，大体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俗宗教五个方面。“书系”计划长期出版下去，每年若干册，每册不超过十万字。以风趣生动之笔，表现广州的大千事物，做到适合各方读者的需要，让人开卷有益，老少咸宜。这样的系列书，当然要约请众多的作者执笔的，一枝枝笔，合起来就像一根如椽大笔可以纵横挥洒，酣畅淋漓地为大广州立传，为名城写照了。

广州，虽然它不是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但是它同样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城，在中外关系史上，它更是首屈一指的东方名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这方面来说，它在中国大城市中，是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的。

广州，从地下发掘和历史记载看来，它的居民，没有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有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三千年前。三千年古城，它的历史地位可与西欧的罗马媲美了。接近三千年前，当今天的广州大部分市区还是浪花翻腾的海洋的时候，周夷王时的“楚亭”，就是设在越秀山脚下最早的城池，它后来演变而成南武城、任嚣城、赵佗城，……一步步地扩展，到了公元226年，广州的名字出现了，从出现这个名字到现在，也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数千年间，在大海逐渐远移，南迁一百多公里，而广州市区日益扩大的过程中，广州所辖的区域或大或小，但是越秀山麓的一片土地，这座滨海城市，始终是南国的一个最重

要的政治、经济舞台。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旅进旅退的战争，繁盛的国际贸易，好几个小朝廷的兴亡，以及各地商旅云集的热闹景况。这中间，远古的传说，古海的遗迹，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可歌可泣的史事，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壮绩，各种珍贵的土产名物，值得介绍的知识，自然是很多很多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广州，它不仅是历史悠久的城市，风光旖旎的城市，国际贸易的城市，革命传统深厚的城市而已，同时又是改革和开放的前驱。它是当代中国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而且，中国最先设立的四个特区，有三个就在以广州为省会的广东省的怀抱中。因此，广州有大量的事物，在中国是得风气之先，举国瞩目的。就是广州的居民，也觉得它正在日新月异地变迁着，往往离别数月，归来时，一些崭新的楼群，就在左邻右里拔地而起了。它有不少建设项目和物品的人均消费量，已雄踞“全国之最”的地位。对于这样一座城市，不仅广州本地，全国各地，自有不少读者想加深对它的理解。这套系列书，既追溯它的历史，也描绘它的现状。纵断面和横断面都加以描绘，人们就可以对它获得全面的理解了。

系列书，打个譬喻，有点像珠串似的，分开来是一颗颗的珠，合起来就是一条珠串；它又有点像工艺美术品中的套盒，分开来，是一个个盒子，合起来，却可以组成完整的图形。想了解某一方面事物的读者可以看它其中的一两本，想全面了解它的读者则可以一本本地看它。“配套成龙”。日积月累就可以获得有关广州的丰富知识了。我想，本地和外

地读者，是总不乏要以丰富的历史、地理、博物、民俗知识来使自己学识积累更加深厚的吧，是总不乏要对我们这座古老而又青春的城市，进行深入了解的吧！

《羊城书系》，是广州文化出版社对新时期历史的一份献礼。“盛世修志”。这可以说是一种崭新形式的地方志了，愿十年之后，这套丛书，蔚然形成体系，积累为独标一格的“广州文库”。

秦牧

1987年9月，广州

目 录

引言：悲患前行的足迹	(1)
第一章 背景	(5)
外贸特区	(5)
欧洲人叩关	(9)
粤海关与十三行	(15)
被扭曲了的贸易	(21)
律劳卑事件	(26)
第二章 冲突	(32)
诉诸武力——1839—1841年广州战事	(32)
华夷观念	(36)
民间情绪	(40)
总督叶名琛	(46)
广州外贸的低落	(51)
第三章 先驱	(55)
一场开放与封闭的争论	(55)

广州成为探索世界的中心	(59)
留心西方的学者——梁廷楠与张维屏	(65)
几个有利于广州开放的西洋人	(71)
积极参与中外贸易的广州买办	(79)
“黄金海岸”的冒险者	(83)
最先涉足美国的留学生——容闳、黄宽	(90)
第一批“官费生”	(95)
广州最早的外语学校——“广州同文馆”	(101)
外向型企业的先声——“继昌隆缫丝厂”	(105)
张之洞经营广州洋务	(110)
康有为仿洋改制	(117)
维新志士的摇篮——“万木草堂”	(122)
孙中山的开放思想	(128)

第四章 变迁

商品经济之潮	(136)
沙面租界与外商	(142)
商业的演变与城市的近代化	(148)
近代工业的兴起	(155)
书院变学堂	(161)
清末“新政”	(167)
广东咨议局	(174)
短暂的民主共和政制	(181)
近代报业与舆论开放	(186)
民初的社会风尚	(192)

引言：悲患前行的足迹

回顾广州近代对外开放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一条扭曲的足迹。

广州本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唐宋时已发展成为世界有数的外贸名城。商旅如云，帆樯如织，航线如网，极一时之盛。进入清代以后，虽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广州处于独口通商的特殊地位，仍维持着繁荣局面。不过此时广州的繁荣却是以广大内地的封闭和呆滞为背景，这种繁荣是畸形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打破了广州独口通商的优势，还把广州拖进了战乱的漩涡。将近20年的中外战争，使广州失落了昔日外贸名城的地位，它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853年已落到上海之后，1911年又落在天津之后。广州本身的外贸总值在1843—1864年呈急剧下降的颓势，1865—1894年才有缓慢的回升。……经历百年的变动、酝酿，今天，广州重又站到了全国对

外开放的前列，这个历史螺旋形的复归，难道不是包含着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吗？

翻开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可以看到，由于清朝统治者不谙世界大势，对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缺乏起码的认识，错失了主动开放的机会。鸦片战争前，英国曾多次遣使来华，提出自由贸易的要求，向我们这个东方大国发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扩展的信号，但闭目塞听的清朝统治者浑然不觉，误把当时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大不列颠视为朝贡之国、藩属之臣，以为其遣使来华，无非输诚向化、恳求加恩而已。除了以傲慢的态度对其要求一概回绝之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屑于知道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了什么变化，自然更加没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咄咄攻势研究出什么对策。等到人家用大炮轰开了国门，主动权便已丧失。

翻开本书的第二章，读者可以看到，中国被迫开放后产生了一连串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外矛盾激化，冲突频繁，对抗尖锐，战争伤害了人民的感情，一向与外国商人友好相处的广州人变得暴怒了，反侵略斗争与排外情绪同时高涨，单是广州的反入城斗争就持续了10多年，以至极大地损害了这个商业城市的繁荣兴旺亦在所不惜。敌对、抵触、排外的心理一度阻碍了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被迫开放是痛苦的，又是不可遏止的，这种单纯的民族感情若不加以引导便会延缓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但清政府仍旧懵懵懂懂，不知应如何自处，不研究怎样顺应汹涌而来的世界潮流，又不止一次地丧失了变被动开放为主动开放，争取民族自强、自立的机会。

翻开本书的第三章，读者可以看到，得风气之先的广州

毕竟逐渐培育出一批眼界开阔的人才，他们在中国面临千年变局的严峻时刻，开始冷静地思考、明智地选择、艰难地摸索着中国前进的道路。对入侵者的仇恨并没有化为对整个西方文化的敌视；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吸收、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教育、经济、政治，希望用西方文明来改造落后的中国。……先驱人物的创榛辟莽，推动了广州的开放、改革、变迁。抵抗与吸收，交织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

翻开本书的第四章，读者可以看到，广州开放后经历了痛苦，接受了现实，发生了变化。广州输入新式机器为全国最早，新式工业逐步填补、代替了旧的濒于破产的手工业，中、小型工厂数目为全国之冠。商业重新繁盛，粤商成了中国商人中最活跃的分子，资产阶级意识开始觉醒，他们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思想水平和斗争方式，标志着广州人民从原来带有封建保守性和排它性的本能抗争发展到自强、自爱、自救的政治运动。开放的环境增加了与世界接触的机会，一代接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崛起于粤地，导演了一幕幕政治历史的新场面。民主共和政制在广州得以初次短期实施。中国学生出洋留学也以广州为先，第一代留学生给中国带回了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影响了整个学术界。西方式教育也较早引入广州，粤人开学堂、办报纸亦走在全国前面。新型知识阶层形成，士俗、民风从封闭走向开放，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态、文学思潮都发生了变向。诗界、小说界、美术界、戏剧界均涌现出新的流派，开创中西合璧、兼容并包的新形式、新内容。……变化代替了停滞，动乱置换了秩序，忧患酝酿着进步，失落连接

着更新。广州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各方面所发生的程度不同的变化，显示出广州人迈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曙光。虽然道路是曲折的、漫长的，但中国必将在开放中获得新生，这便是历史的结论。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第一章 背景

外贸特区

广州，是中国最早通向世界的门户。

这里，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南海之滨天然形成的深水港湾，便于海船下锚；这里，有温暖的东南季候风，每年5至10月，把大大小小的异国帆樯吹到这片富饶的土地；这里，有历代相沿的与外商做生意的传统习惯，从秦朝开始就与南海沿岸诸国有了贸易往来。

秦时，南越国王以番禺为王城（即赵佗城，地点在今中山四路的旧仓巷至登峰路一带），这里便成了中外商人聚首之地。犀角、象牙、珍珠、玛瑙等海外奇珍通过这里源源不断运进中原。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将交州一分为二，合浦以南为交州，合浦以北为广州，州治番

禺，从此有了广州之名。孙吴政权重视海外贸易，曾先后两次派遣使者出访南海诸国，鼓励贸易往来。从孙吴到南朝，随着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海路日益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途径。据记载，梁朝时，仅一年之中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就有10多批。

唐时，广州“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发达时期。当时从广州至海外各地的经常性定期航线共有六条：广州至波斯湾线、广州至伊拉克线、波斯至广州线、阿拉伯至广州线、锡兰至广州线、广州至南海线。其中广州至波斯湾线最为著名，被时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是唐时最早设立市舶司的城市，市舶司的官员称为“结好使”，市舶司是现代海关的前身，主要任务是管理海舶、征收关税、处理外贸事务。为使那些流寓于海滨湾泊之地的外商及家属有个安定的住处，广州还设置了“蕃坊”（在今光塔路一带），相传极盛时蕃坊里约有13万人。“蛮声喧夜市，海邑润朝台”就是对当时广州的生动描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后的一年，海舶岁至400余艘。另据《羊城古钞》记载，唐代有些年份广州港竟有80万人进出，从事中外贸易。

宋代基本上继承了唐代鼓励外贸的政策，使广州港市的外贸地位更加巩固和发展。《宋会要》说：“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广州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宋代市舶司已有专职，市舶条例也比唐朝周全。宋代的广州，继续保持着全国第一大港和第一大外贸中心的兴旺势头。

元代的广州港虽不及泉州发达，但仍是中国的主要港

口。元顺帝时到过广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秦克兰（广州）者，世界大城市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

明初改路为府。广州府管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今宝安县）、三水、增城、龙门、香山（今中山市）、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清远、连州（今连县）、阳山、连山等一州十五县。明代，统治者为了抗倭、防夷，前后实行了两百多年的海禁政策，明政府一方面明令严禁与外国通商，“片板不准入海”，另一方面对许多港市的市舶司进行合并或裁撤。广州港虽然也受到了海禁的限制与威胁，但对外贸易还是能断断续续地进行。自明代起，广州恢复了它在全国的第一大港的地位，直到鸦片战争后上海港跃居全国第一大港为止。

清初，这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一度被征服中原的满族统治者重重地关上。从1661年至1684年，中国与外国的正常来往几乎断绝。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最初动因，是出于一个远离中原生长起来的边地游牧民族一旦成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深厚的汉民族统治者时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为防止明朝遗臣郑成功、张煌言等活跃在东南沿海的反清武装力量与内地联系，清世宗顺治皇帝于1656年宣布实行“海禁”，严令“片帆不准入口”，从1656年到1672年，颁布禁止私人出海的命令达五次之多，还三次强令闽、广、苏、浙沿海居民一律内迁50里，不准私人擅造500石以上的双桅出海大船，更不准民间贩卖海船给外国。

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清廷，边患解除，清朝第三代皇帝康熙当政，正处于国力强盛、天下太平的黄金时